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雨秋燈錄 虎阜名姝與榕城生逸事

榕城瞿生某，美丰姿，少聰穎。讀書過目輒成誦；能琴，尤工繪事。以貧故，棄書學賈，往來吳越間有年矣。吳下故繁華之區，花柳之盛，甲於天下。珠簾□里，簫鼓三更，入其中者，鮮不目迷心醉。故凡巨商大賈，至止是邦，雖較利盡錙銖，而纏頭錦則一擲千金而不吝也。瞿生素謹願，居吳下日久，而未嘗作狎邪游。同輩輒非笑之，謂其有道學氣。生謝曰：「僕非不好此也。僕素情重，而若輩多無情者。僕恐為情所累，故不願耳。」

一日，有巨紳某招生飲，乘生醉，挾之往青樓中。有妓名張若濤者，字薛仙，丰貌閒雅，吐屬溫柔；彈琴賦詞，敲棋度曲，無一不臻精妙。書法尤工，簪花小格，秀骨天成，為閨閣中之僅見也，以是名噪一時。王孫貴戚，慕名求見者踵相接，而若濤意殊落落，少所許可。是時生乘醉而來，舉目四顧，於兩行紅粉中，有乞取紫雲之意。某紳見生情景，笑曰：「某呆甫入溫柔鄉，便真個銷魂耶？昔日之假惺惺胡為者？」因命置酒，為生與若濤合歡。迨漏三下，某等皆扶醉歸，生獨留焉。若濤初見生，頗不滿意，乃偽醉而假寐。生傍徨室中，見其佈置精雅，圖書滿架，壁間懸古琴一張，不覺觸所素好，思一奏技，又恐驚其清夢。屏息枯坐，夜已將闌矣。少頃，若濤始醒。生笑曰：「美哉睡乎？」若濤不答，從容對鏡理鬢訖，即以爐焚香，向壁間抱琴下，斂容撫之，極目送手揮之妙。彈未半，忽為變徵之音，淒淒切切，如泣如訴。生聽之，不覺淒然欲淚，所彈蓋胡笳□八拍也。若濤見生如此，罷彈問生曰：「君亦能此乎？何所感之深耶？」生曰：「卿以此自寓冷落之感，僕亦同此情者；入耳驚心，能不悲從中來耶？」若濤聞言，默然久之，謂生曰：「試更為君彈一曲，可乎？」於是重理舊弦，別翻新調；生傾聽之際，愈加感歎，曰：「伯牙鍾期，千載難遇；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，而以知音許我，我何敢當。然如卿者，亦未始非青樓中之伯牙也。」若濤自是始有喜色，與生剪燭，窗前娓娓談家事。東方既白，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。

生歸寓後，魂夢顛倒，頗不自持。次日，若濤遣人來，贈生瑤琴一張，玉笛一枝，玉■二事，詩扇一握。扇為若濤親筆所畫，詩亦近作也。生得之狂喜，思為瓊瑤之報。適有人攜周《漢宮春曉圖》求售，生以白金雙百易之；復購得漢玉連環一件，自繪梅花帳沿一幅，翡翠管紫穎一牀，親攜之往，謂若濤曰：「明■翠羽，卿固有之，僕亦不敢以俗物囿卿清賞。此區區者，雖不足貴，然亦非尋常繡闥中，所能解識者。風雅如卿，當留作紅閣雅伴也。」若濤欣然曰：「妾以弱質，囿落紅塵，君獨不視為章台柳，而寵異之若此，妾當懸佩終生，不啻如太真之金釵鈿合矣。特未知君子之心，固何如耳！」自是往來益密。

一日，若濤告生曰：「明晨花朝，妾等姐妹為盒子會。畫船簫鼓，於虎丘山塘間，作竟日清游。但須各奏一技，琴棋書畫，唯其所能。君盍同往一遊，為繪畫以志盛會，何如？」生許之。翌日，生與若濤偕往。於是眾美畢集，或拈毫覓句，或對局彈棋，或撫冰弦，或摹晉帖。須臾酒炙雜陳，雲競奏。生於其間，左顧右盼，目眩神移，恍置身蕊珠宮，親按寶雲小隊矣。酒酣，伸紙作圖，點染工致，並以八分書題其圖曰：「鬧紅一舸。」諸美人喜，競以巨觴為壽。若濤曰：「如此雅集，有圖不可無詩。」因援筆賦詩二絕，詩曰：春波激灩綠漪裙，夾岸花枝點鬢云。難得花朝天氣好，酒船歸去趁斜曛。點拍飛觥事事宜，群花貌出影迷離。一奩合受薰香供，知否凝眸吮筆時。

題畢，生大加歎賞，命酒復酌。少焉紅日銜山，乃命榜人理歸棹。蘭橈桂楫，緩緩游來，生與諸美均憑艙延眺，興致幽然，迨至家已月上矣。

生家本寒素，邇來以居積，稍有盈餘；然碌碌依人，自歎殊非長策。若濤知之甚諗，頗以為憂，而未形於外也。一夕，忽謂生曰：「妾甚思食茯苓糕，君明日可向市中購來，然須親交妾手，勿令他人知也。」生諾之，心竊懷疑，不解其意。次日姑買之攜往，甫至門，若濤已於樓頭窺見，急迎至樓下。生甫出輿，若濤急以手捧茯苓，僂僂登樓，若攜重物者。入室，即納之櫃中，迄無他語。次晨，生欲去，若濤乃啟櫃取糕出，仍交生曰：「君可將去矣，妾不須此。」生愈不解，然持攜之，似覺甚重。貿然歸來，開而視之，則其中金光燦爛，與雪粉顏色相掩映，蓋皆永昌赤金葉也，稀之約有五鎰云。生驚疑愈甚，即往詢若濤，曰：「卿豈以雲鬢助妝之品，尚須添置數色耶？果爾，僕當為卿購之，奚用此阿堵物為者？」若濤曰：「君遠客異鄉，阮囊之羞澀，可想而知。聊以此為君客中買酒之資，想不以為辱金而揮之不顧也。」生固辭不受，若濤乃曰：「妾日來亦無所需此者，君為妾暫存之，可乎？」生始諾之。

若濤雖生長娼家，然志氣甚傲，每思脫籍從良。顧見來往青樓者，非齷齪之金夫，即浮逸之浪子；但解黃金買笑，未能白首相依；以是鬱鬱不自得，遂成心疾，時發時止。自識生後，見生舉止大方，於溫柔鄉中，頗能用情體貼，即擬為終生之托，而未言也。一日，舊疾復發，生往視疾，詢其症之由來，若濤俱以告；詞氣之間，微露生死相依之意。生感其情，因謂之曰：「卿之心事，僕固知之。但僕上有老母，須稟命而行；且糟糠在室，一旦河東獅吼，卿能堪乎？」若濤曰：「抱衾與，實命不猶；小星之分，妾固甘之。君宜急作書，稟命慈母，妾實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。」言已，淚簌簌下，生亦相向悲泣。後月餘，生母書來，責生以大義，言瞿氏從無納妓女者，切勿敗壞家風；且命生返家，勿久戀此邦云云。生得書，持以示若濤，曰：「非僕不欲，其如老母見責何？白頭之約，期以來生，卿善自為計可耳。」若濤見書，癡絕良久；及聞生言，不覺失聲哭曰：「命也如斯，夫復何言！自今以往，妾無意於人世矣！」遂絕粒不食，生慰藉再三，始強進糜粥。然自此心疾愈甚，面龐清瘦，言語支離，病已入膏肓矣。生在前，尚稍稍作笑語，否則日以眼淚洗面也。會生母又有書來，促生速歸；生不得已，束裝南旋。若濤知生歸，送生至垂虹橋畔，問生再來期，生答以來年春初。若濤泣曰：「妾病已深，旦暮將作泉下人。君明年來，倘念舊情，能至鄧尉陳墓間，酌妾一杯酒，九泉有知，當笑倚梅花，來拜君貺也。」生亦掩泣。移時，掛帆去。

明年，生來吳，再往訪之，則若濤化去久矣。聞其屬纊時，尚連呼生字者三，何情之所鍾，竟一致於此哉！生於是為之營墓營齋，並至墓下，澆以百花釀酒，曰：「灑不到劉伶墳下土，今日之奠，卿果有知耶？天知耶？」遂痛哭而去，終生不復作青樓夢云。